

成爲明遺民——以杜濬爲例

胥若玫*

摘 要

「明遺民杜濬」(1611-1687)是建構而成的。透過杜濬自身、旁人及後人詩文中的意象，透過史料的傳抄及不同時期價值觀的剪裁建構而成。與杜濬同時代的人們，視杜濬為一詩意的意象：有杜濬所在之處，即是隱士的茅屋。在這一系列文本中，充滿杜濬成爲明遺民的意象特質，杜濬是亂世中的守夜者，能夠作為其他詩人想像的中心，使每一個人將自己的心境投射其中。在這些詩歌中，既有對杜濬及其居室共同的想像，又有各自的表述。

本文意欲討論龔鼎孳(1615-1673)在順治七年(1650)所作的〈清和一日過杜于皇寓值雨，同冒辟疆、趙友沂、顧與治、紀伯紫、黃心甫、吳園次用王龍標宿陶大公館韻〉及冒襄(1611-1693)、黃傳祖、吳綺(1619-1694)、杜濬的和作，說明杜濬的房屋，以及杜濬本身都成為了詩歌中的意象。從晚明清初至清末民初，透過這些意象，杜濬被建構爲明遺民，其他文人也能經由建構杜濬，重新建構自我形象。

杜濬詩歌意象中所展現的遺民意識，與旁人描寫杜濬爲遺民的意象產生了偏離與隙縫。這個隙縫，能給予我們一絲光亮，照亮許多晦闇未明之處。「杜濬以入清不仕的政治選擇進入明遺民的歷史分類」，這一句話，其實是湖廣地方人士及後代文人努力數百年的成果。本文僅僅想從另一個角度，展現杜濬自身與其他人在詩歌意象中，透過早期的相互建構，到晚期的單向建構，杜濬成爲明遺民的過程。

關鍵詞：杜濬、明遺民、自我形象、建構

*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一、前言

「成爲」一詞，除了連接它後方的結果，其中的過程更值得我們探究。杜濬（1611-1687）之所以爲明遺民，不僅因爲他入清不仕——一個政治上的選擇；從明遺民詩學¹的角度討論，杜濬自身及其周遭、後代文人的詩歌意象中，對於杜濬的遺民身份，呈現出相互建構²的特質。在詩文、史傳中有許多材料，展現出杜濬成爲明遺民，與時俱進的過程。歷代湖廣地方志中對杜濬記載內容的變遷，可作爲部分的佐證。梅爾清（Tobie Meyer-Fong）亦曾敏銳的描述此一觀點：

杜濬的名望在他去世後上揚，特別是在朝廷日益強調忠貞，將他作為道德的一個準則和典範以後。大約在杜濬死後二百年，他家鄉的居民得到知縣批准，將他的舊屋改造爲一座祠堂。隨著這項工程的完成，人們對他的生平及著述有了新的興趣。也正是為了祠堂的供奉，黃岡人要尋找杜濬遺存的詩篇，編輯所收集到的作品。³

¹ 嚴志雄指出，不應僅以明清易代之際的政治選擇，劃分「遺民」與「貳臣」。政治選擇的界線，在文本、情境與個別意志中，多半是模糊不清的。並進一步提出應以「明遺民詩學」（Ming loyalist poetics or poetics of Ming loyalist）一詞作爲明清之際，以言辭表達對於明朝之忠誠與記憶的判準。見 Lawrence C. H. Yim, *Qian Qianyi's Theory of Shish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05), pp. 1-2. 由此，「貳臣」與「遺民」的作品，有被重新檢驗、修正詮釋的可能。

² 「貳臣」或「遺民」作爲被描述的對象時，最簡略的方式是貶貳臣、褒遺民。本文想要以「相互建構」作爲包含這整個詮釋活動的關鍵詞。假設文人以貶「貳臣」作爲某種自我建構的手段；同樣地，推崇「遺民」也是一種自我建構的方法。並且，部分的「貳臣」在描述「遺民」時，自身更像另一種「遺民」（被生存的信念遺棄）。由於仕清的罪責感，加上仕途不順，他們心中的壓力實遠大於某些「遺民」，龔鼎孳就是這樣的例子。相互建構之必要，其實一方面就是爲了安慰自己，一方面重新凝聚生存的信念。

³ 〔美〕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2004年），

拙著《胡不歸？——杜濬詩及其形象探析》已對湖廣地區地方志做一全面的考察，從康熙年間直至民國，湖廣地方志中對杜濬的記載與日俱增，但在不同的時期也有程度的消長，地方文獻中的史料記載即呈現了杜濬被建構為遺民的過程。⁴本文則想從另一個角度討論這個問題：從明清之際直至清末民初，在文人詩歌意象中，杜濬如何成為明遺民。

與杜濬同時代的人們，視杜濬為一詩意的意象：有杜濬所在之處，即是隱士的茅屋。在這一系列文本中，充滿杜濬成為明遺民的意象特質，杜濬是亂世中的守夜者，能夠作為其他詩人想像的中心，使每一人將自己的心境投射其中。在這些詩歌中，既有對杜濬及其居室共同的想像，又有各自的表述。其中，龔鼎孳在為數甚多，吟詠杜濬居室之詩作中，以固定的意象，建構杜濬為明遺民，亦重新自我建構。在杜濬同時代人詩作中，描寫杜濬及其居室意象的固定與不穩定，正是明清之際，杜濬成為明遺民過程之初始。

道光十七年（1837），黃岡地區為杜濬立祀。立祀活動所帶動的周邊文獻，將杜濬推向了明遺民的典型人物。晚清文人對杜濬的畫像、墓域、及居室——飢鳳軒進行多次集體吟詠。汪榮輯《黃岡二處士集》時收錄了這些集體唱和的作品，其中〈詠杜于皇飢鳳軒〉一題，唱和者多達六人。這一組詩原收錄於《黃州課士錄》，由於書不可見，僅能從成書年代推斷這些詩作最晚約作於光緒十七年（1891）以前。⁵在這些詩作中，以鳳凰比擬杜濬的意象極強。從鴻雁到鳳凰，晚清詩人除了以舉隅法將

頁 72。

⁴ 胥若玫，《胡不歸？——杜濬詩及其形象探析》，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蔡英俊教授指導，2009年7月。

⁵ 台灣地區無此書，僅見大陸古籍圖書網站上有售〔清〕周錫恩，《黃州課士錄》為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

杜濬物化、神化，更意欲召喚出中華文化中的傳統價值，一種德行。標舉德行，疏離「杜濬」，已然是杜濬成為明遺民，在詩歌意象中的呈現。

二、隱士的茅屋：杜濬的飢鳳軒

龔鼎孳在順治七年（1650）作〈清和⁶一日過杜于皇寓值雨，同冒辟疆、趙友沂、顧與治、紀伯紫、黃心甫、吳園次用王龍標宿陶太公館韻〉。⁷王龍標即王昌齡（698？-757？），原詩為〈鄭縣宿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⁸原詩中表達的是詩人與被贈詩者同病相憐，鬱鬱不得志的心情。對人生的失望最後轉向朋友相聚的歡慰，正可以作為杜濬等人相聚情境的潛文本：

遙⁹樓屏世營，閉門各有務。客衣寒乍深，春陰轉非故。

⁶ 此詩題在〔清〕冒襄，《同人集》（康熙刻本），頁225中作〈庚寅清秋一日過于皇寓值雨，坐靜室茶話，同辟疆諸子共用王龍標宿陶太公館韻〉今依〔清〕龔鼎孳，《龔鼎孳詩》（據清康熙十五年〔1676〕吳興祚刻本點校）仍作「清和」，台灣大學圖書館藏乾隆十七年（1752）刊本《同人集》是據康熙原刻版重印。其中清秋之「秋」字，右半的「火」明顯偏上，與集中其他的秋字皆不同。筆者認為是由原本的「口」修改而成，即將「清和」改為「清秋」。清和，在詩文中或指農曆二月，或指農曆四月。杜濬〈送魏惟度偕吳星若西湖結夏〉首句作「清和將盡月」，「結夏」意指佛教僧尼自農曆四月十五日起，靜居寺院九十日，閉門不出。故「清和」可理解為農曆四月。見〔清〕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5年），集部1394冊，頁131。清人筆記，袁枚《隨園詩話》及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中皆有討論此詞意義之變遷，可以參看。

⁷ 〔清〕冒襄（1611-1693），字辟疆。〔清〕趙而忭，字友沂。明隆武二年（即清順治三年〔1646〕）舉人。〔清〕顧夢游（1599-1660），字與治。〔清〕紀映鍾（1609-？），字伯紫。〔清〕黃傳祖，字心甫，生卒年不詳。〔清〕吳綺（1619-1694），字園次。

⁸ 〔唐〕王昌齡，〈鄭縣宿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收入〔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冊，頁1423。

⁹ 〔清〕冒襄，《同人集》中作「逸」（上海圖書館藏康熙年間刻本亦作「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集部第385冊，頁225-226。

蕭蕭塵海間，見此梧竹路。斗室已寂寥，嗜幽駭羣驚。
微雨一斷續，灑然若晨露。江燕巢既葺，楚鳳饑仍屢。
古道望今人，斯誤不堪顧。几上橫素琴，庭中雜芳樹。
且偕夙所歡，高吟送日暮。牆頭過餅餌，纖手停纖素。
虛窗燈¹⁰火青，蒼蒼破林霧。同為遊子顏，別多改新晤。
僧歸芒屨濕，翻訝苔蘚步。如何遠公社，攢眉亦成趣。
恒慮俗士覺，間居來弋慕。鐘梵起¹¹清音，檐花落無數。¹²

冒襄、黃傳祖、吳綺都有此詩韻的唱和之作。冒襄的唱和之作收錄於《巢民詩集》，詩題寫作〈庚寅送春同芝麓先生于皇心甫園次于彌陀菴即席用龍標夜宿王大公館原韻〉，詩題中的「彌陀菴」就是杜濬此時的寓所。¹³

龔詩用細緻的手法寫出杜濬的生活情狀：通往杜濬彌陀菴的道路景象是「蕭蕭塵海間，見此梧竹路。」一條梧竹小路原本不足為奇，然而它在龔詩中不斷出現，不得不引起我們注意。穿過這條梧竹小路，之後便是一個幽靜的世界——梧竹小路是走向桃花源的通道。此時天空飄著微微細雨，正像為這個斗室鋪蓋了天然帷幕，創造一個隱蔽的氛圍。好不容易有了棲身之所，然而「楚鳳飢仍屢」，杜濬仍過著挨餓的日子。龔鼎孳在詩境中力圖呈現這個空間的遺世獨立，室內的擺設僅一句「几上橫素琴」，展現其生活的格調不減，更添上空靈寂寥之感。菴中的僧人從外面歸來，還訝異於苔蘚上的足印，訝於訪客的到來。

今從〔清〕龔鼎孳，《龔鼎孳詩》（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頁45，作「遙」。

¹⁰ 〔清〕冒襄，《同人集》中「燈」字原缺，今據〔清〕龔鼎孳，《龔鼎孳詩》補，頁45。

¹¹ 〔清〕冒襄，《同人集》作「超」，此依〔清〕龔鼎孳，《龔鼎孳詩》作「起」，頁46。

¹² 見〔清〕龔鼎孳，《龔鼎孳詩》，頁45-46。亦收入〔清〕冒襄，《同人集》，頁225-226。

¹³ 〔清〕冒襄，《巢民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5年），集部第1399冊，頁481。

這種觀看及描寫杜濬的方法，從杜濬生前到死後都不斷的出現。在龔詩之中出現的意象，是一座「隱士的茅屋」¹⁴（*hutte de l'ermite*）。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間詩學》中提到，隱士的茅屋是一個雕刻出來的真實意象。茅屋是孤寂的集中表現，隱士也是孤獨的（*seule*）。巴舍拉認為意象一向是記憶與傳奇的混合體。「每一個偉大的意象，都有一種不可測的夢境深度，而個人的過往會為這個夢境深淵添加特別的色彩。」¹⁵如果說龔鼎孳以亡明之臣仕於清朝，是一種失路——迷失在人生的道路上。那麼，龔鼎孳在描寫杜濬居室為數不少的詩作裡，已然具體而微的將自己的失路之悲投射其中。對於龔鼎孳來說，杜濬的飢鳳軒正是一座滿溢著孤寂感的茅屋，杜濬就是這茅屋中的隱士。詩作中出現的通往杜濬居處梧竹道路的意象，充滿著隱喻。走過這條梧竹小路，這給了龔鼎孳一個走向隱居之處，逃離俗世的儀式性作用。「梧竹路」通往內心深處，隨著步伐緩緩前行，苦痛可以滌淨。

與龔鼎孳同行的黃傳祖、吳綺、冒襄在和作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關於「隱士的茅屋」的意象呈現。黃傳祖在和詩中寫通往杜濬寺寓的道路是「踽踽昨經路」。踽踽，《詩經·唐風·杕杜》：「獨行踽踽」。《毛傳》：「踽踽，無所親也。」黃傳祖寫的路，是他曾獨自一人，緩緩慢行過的小路。黃傳祖與杜濬的交好，據他自己在《扶輪廣集》凡例中說：「予詩文密契，推首于皇。」¹⁶黃傳祖描寫的通往杜濬居處的路，象徵著他和杜濬的志同道合。他對寺寓的描寫為：「推扉罕僧迎，高軒翻此驚。旅窗供具

¹⁴ 〔法〕加斯東·巴舍拉認為：「這間茅屋，不再接受屬於『這個世間』的財富。它擁有的是極度貧困當中的幸福。它就是貧困中的一件光榮事蹟，就好像清貧與更清貧使我們通向了隱居的絕對狀態。」見〔法〕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2003年），頁97-98。

¹⁵ 〔法〕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99。

¹⁶ 〔清〕黃傳祖，《扶輪廣集》（上海圖書館古籍室藏清順治年間刻本），葉3b。

荒，同進沃春露。」在龔鼎孳的詩中讀者還以為杜濬是獨居在彌陀菴中，根本不知道他此時實借宿在寺廟裡。「推扉罕僧迎」，應該要有別人，但卻又沒有人，正強化了上述提到的孤寂感，這是此組在杜濬居處寫的詩作中共同的特點。詩的末尾說：「鬼神立虛堂，聚散矜運數。」將詩意推向命運的層次，人生的聚散全由命運安排。在這二句詩背後，杜濬居室的空間已經有異化的傾向，是一個「虛堂」。在這一刻，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宇宙，所有的人都感受到每一個個體的意志與命運之間的對抗，最終只能束手。

吳綺則著力於居室掩蔽性及室中人的書寫：「共扣林間扉，并陟招提路。」「竹林轉清音，軒窗互回顧。愛此室中人，為詠庭前樹。」而「眾影搖一燈，衣裳濕雲霧。」更呈現出隱士的茅屋中那遠遠的燈光，現在閃耀在眼前。這搖曳的燈光使寓寺轉瞬化為招魂的集會，座中人被懷舊的氛圍籠罩，不只薰人落淚，更召喚出每一個人的傷心。

冒襄的和作則一反龔鼎孳詩作中的淒冷景象，充滿色彩和氣味：

悵然滯遊蹤，凌遽何所務。浪跡詩酒間，驚心匪細故。
前日桃花南，昨日惡木路。冥心領玄靜，豁然空旁鶩。
入門仍我輩，香氣沁清露。晨夕期往來，旁觀厭其屢。
留春送征帆，春去尚迴顧。漠漠江天鳥，依依楊柳樹。
寺僻閉門佳，細雨蒼天暮。中有古處人，免褐浮乳素。
屏花濕臙脂，圓牖上紅霧。浮生幾聚散，相對翻惜晤。
把臂滌芳潤，群息俱偃步。眾慮一時清，靜生筆墨趣。
始知塵外客，一室無他慕。嚮夕發疎磬，白雲不知數。¹⁷

¹⁷ 〔清〕冒襄，《巢民詩集》，頁576。

詩首句即說「悵然滯遊蹤」，這便是冒襄此詩的主要情感，感嘆連年的漂泊。「前日桃花南，昨日惡木路」是融合了今昔對比及虛實景觀的描寫。有趣的是，這一伙人明明就是同行前往同一處，龔鼎孳的「梧竹路」卻是冒襄的「惡木路」。冒襄的描寫方式是穿過了險惡的道路後，來到杜濬幽居的寺寓。和龔鼎孳比較起來，冒襄對杜濬居室的心態投射比較大眾化；他並不強調前面所提到的孤寂感，而說「入門仍我輩，香氣沁清露。」看他詩作中描寫的景觀，令人不禁懷疑他身在隱士茅屋中，心卻不知神遊到何方去了。「漠漠江天鳥，依依楊柳樹。」「屏花濕胭脂，圓牖上紅霧。」詩中透露願言懷人的情緒，舉隅法中的女子身影，是繁華過後的餘燼。詩作後半也同樣寫人生聚散的問題，並珍惜與朋友相處的光陰。杜濬的居室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穎的文會場所，「眾慮一時清，靜生筆墨趣。始知塵外客，一室無他慕。」對冒襄來說，這個空間讓人產生塵外之想，能夠清人愁慮；反過來說，在這個空間可以生產出新穎的詩文，「始知」是冒襄新的體悟，在最簡單的空間中，可以產生無限的張力。

儘管龔鼎孳、黃傳祖、吳綺和冒襄對通往杜濬寓寺之路的描寫不盡相同，他們仍一同感受到和杜濬同在的空間，那平緩人心的氛圍。反觀杜濬的和作卻這樣寫道：

客子異恒情，在遠繫家務。一月住招提，非為禪喜故。
棄絕平生居，熟此他鄉路。晨興盥漱罷，意已事馳騖。
出門仰天高，雲重日不露。念我二三友，為約亦云屢。
越陌忽相逢，藹然攜手顧。疎客花雨情，因風齊著樹。
春陰似無朝，竟日以為暮。齋廚供蔬菓，心迹一時素。
翻慚數行字，茫茫墮烟霧。觸事得回向，塵緣即良晤。
譚愜無急詞，愁來有緩步。置身今人外，方知古人趣。

僧梵共一堂，如何令子慕。東風與故交，由來各有數。¹⁸

杜濬寫出他一貫的風格：自嘲自艾又自我安慰的情緒。雖不致到潑其他人冷水的程度，但對照這整組詩來看，這五人都有各自的表述，表述的是他們對於杜濬隱士的茅屋的心理投射。先前提到冒襄寫杜濬是「塵外客」，「一室無他慕」，杜濬反而寫自己不配作茅屋中的隱士，詩句中處處透露著一股焦慮。杜濬寫自己心繫家務，寫屈居於此的不得已，「棄絕平生居，熟此他鄉路。」同一條道路，不是布滿「梧竹」或「惡木」，在杜濬的眼裡是一條被迫漸漸熟悉的「他鄉路」，相對於家鄉是「棄」和「絕」。在日復一日一成不變的生活中，能讓他感到安慰的，便是見到故交的歡欣。更重要是，在此居住能夠讓愁慮平緩下來：「齋廚供蔬菓，心迹一時素。翻慚數行字，茫茫墮烟霧。」在寺寓僅供素食的短暫影響下，他內心的波濤暫時平息，然而字裡行間仍然是騷動不已的心情，真正讓他平靜的是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個齊聚一堂的片刻。

綜上所述，這五個人在他們交互建構的「隱士的茅屋」中，各自得到了心靈的平靜。在這個片刻，斗室之中，遺民或貳臣的身份問題變得次要，生命隨波逐流的共同感被置中，放大。藉由這個建構出來的「隱士的茅屋」意象，在這個小空間中，五個人一齊感受到「相對如夢寐」、「眾影搖一燈」。受到離鄉背井的杜濬——作為亂世守夜者之形象的強烈吸引，成為了想像的共同體。在這些詩作裡，杜濬的生命及生活狀態本身，就成為了一個詩意的意象。

杜濬的「茅屋中的隱士」形象的建構，得力於龔鼎孳對於杜濬居室相當數量的書寫。龔鼎孳這類詩作，時間斷限主要集中在順治七年（1650）到順治十八年（1661），此時杜濬寓所

¹⁸ 〔清〕杜濬之和作收入〔清〕冒襄，《同人集》，頁226。

名為飢鳳軒。龔鼎孳提及杜濬飢鳳軒的詩作中，「梧竹路」幾乎成為詩句的構成要素。早在〈于皇四十詩和園次韻〉其六中，龔鼎孳就寫下了梧竹的意象，只不過當時是杜濬四十歲初度，龔鼎孳並未在詩中呈現過於悲傷的情調：「高堂色笑因才子，梧竹蕭蕭此路寬。」此處的梧竹路還是寬闊的。然而他也寫了「著書大事偏宜老，栖隱完人幸未官。」¹⁹對自己大節並未完取無限悵惘。龔鼎孳在〈過于皇飢鳳軒次韻〉亦寫道：「戶外蒼山暮靄沉，牀頭蟋蟀亂秋林。坐深梧竹疑明月，老至悲歡聚客心。才厄楚江原自昔，徑逢舊雨却從今。神傷入洛空羈宦，慚愧天涯梁父吟。」²⁰明確道出龔鼎孳對仕清失節的耿耿於懷，然而在官場中又無法一展長才——「空羈宦」的慚愧心情。這首詩營造出觸景傷情的意境，「坐深梧竹」這個動作及環境相當微妙。回想明清筆記中一直不斷被書寫的，杜濬以詩諷刺龔鼎孳身仕二朝的情景，龔鼎孳被描寫在公開場合的酒宴中如坐針氈。²¹但在龔詩中創造的孤寂的茅屋情境裡，杜濬的居室被布置成一個沒有公共輿論的空間，龔鼎孳可以只宣洩自己積壓在心中的痛苦。就像信徒進入他相信主宰於天主的教堂中告解的動作一樣，因為信徒認為自己有罪，使他強烈感到這座教堂及告解活動本身具有神聖的力量，進而有一種撫慰人心的作用。在梧竹包圍下的飢鳳軒是一個告解室，因為裡頭住著杜濬這個像是亂世守夜者般特殊的存在，龔鼎孳將內心的缺憾投射在杜濬及其居室的形象中，這種不斷提醒自己反芻罪惡感的書寫，使龔鼎孳的詩歌中有了關於杜濬，及杜濬居室的固定的意象。

¹⁹ 〔清〕龔鼎孳著、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676。

²⁰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849。又據〔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詩作於順治十三年至順治十八年（1656-1661）間。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5 年），卷 25，頁 53。

²¹ 此段文字原出〔清〕喻文鏊，《考田詩話》，筆者未見。亦收入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香港：龍門書店，1965 年〔1943 年初版〕），頁 2。

龔鼎孳在〈過于皇齋中留飲〉其一中寫道：「高齋梧竹影，竟日對蕭蕭。幽客看顏善，秋陰入戶遙。論詩防薄俗，進酒似清宵。此意存狂簡，匡狂坐六朝。」²²龔鼎孳在描寫梧竹時，時常使用「蕭蕭」一詞。蕭蕭可以是狀聲詞，形容草木搖落聲，也可以描寫蕭條、冷清、寂靜、淒清等景象。龔鼎孳〈七夕和于皇〉中寫道：「蕭蕭梧竹下，何客許班荆。過夕秋應好，看星老自驚。烏棲楊柳暗，鵲傍板橋明。惆悵金風後，庭花曲未成。」²³而在〈真江舟中對月柬杜二于皇〉龔鼎孳也說：「臺城寒月連瓜渚，人上真州送客船。纔隔孤篷愁好夜，況逢哀雁數遙天。新詩酒罷清無敵，舊雨橋西晚倍憐。總信季鷹歸興早，草堂梧竹已淒然。」²⁴在龔鼎孳的詩作中，走入那梧竹包圍的飢鳳軒，就走入了情境淒冷、虛實交錯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最能展現出活力的是飲酒論詩的活動，詩作中呈現詩人試圖以極端為對比的張力：破屋與幽居、高齋；幽人與寒鴻；甚至是遺民與貳臣。正因為強調了這層對比，龔鼎孳在飢鳳軒終於得到心靈的平靜。後人對龔杜二人交往原本的設想大多是：貳臣應該無顏面對遺老。然而在龔鼎孳的一系列詩作中，懺悔之詞的背後，卻展現出與杜濬交往之中，癒療傷心與自我救贖的可能。徐志平〈杜濬與龔鼎孳之交遊及其心靈衝突研究〉著力呈現兩人以深摯的交情超越身份的對立，²⁵但龔杜二人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詩歌中一股不放過自己的執念。杜濬身為明朝遺老，保全了名節卻苦於生活困厄，為謀稻粱，終不能隱居；龔鼎孳仕於清朝想有一番作為卻無施展的空間，背負著不忠不義，更無回頭的可能。如此不盡符合「遺民」和「貳臣」生活情狀的

²²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219。

²³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370。

²⁴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 661。

²⁵ 徐志平，〈杜濬與龔鼎孳之交遊及其心靈衝突研究〉，《興大中文學報》2005 年第 17 期，頁 241-259。

兩人，對於不得其所同樣感嘆，碰撞在一起時，效應就如同龔鼎孳自言：「何時力疾更策杖，坐爾高齋散百憂。」²⁶杜濬的居處，即是龔鼎孳生命中的「百憂解」。透過建構杜濬的居室，龔鼎孳不但建構了杜濬的遺民形象，也重新建構了自我形象。

杜濬的「茅屋中的隱士」形象的建構，得力於龔鼎孳對於杜濬居室相當數量的書寫。龔鼎孳這類詩作，時間斷限主要集中在順治七年（1650）到順治十八年（1661），此時杜濬寓所名為飢鳳軒。龔鼎孳提及杜濬飢鳳軒的詩作中，「梧竹路」幾乎成為詩句的構成要素。早在〈于皇四十詩和園次韻〉其六中，龔鼎孳就寫下了梧竹的意象，只不過當時是杜濬四十歲初度，龔鼎孳並未在詩中呈現過於悲傷的情調：「高堂色笑因才子，梧竹蕭蕭此路寬。」此處的梧竹路還是寬闊的。然而他也寫了「著書大事偏宜老，栖隱完人幸未官。」²⁷對自己大節並未完取無限悵惘。龔鼎孳在〈過于皇飢鳳軒次韻〉亦寫道：「戶外蒼山暮靄沉，牀頭蟋蟀亂秋林。坐深梧竹疑明月，老至悲歡聚客心。才厄楚江原自昔，徑逢舊雨却從今。神傷入洛空羈宦，慚愧天涯梁父吟。」²⁸明確道出龔鼎孳對仕清失節的耿耿於懷，然而在官場中又無法一展長才——「空羈宦」的慚愧心情。這首詩營造出觸景傷情的意境，「坐深梧竹」這個動作及環境相當微妙。回想明清筆記中一直不斷被書寫的，杜濬以詩諷刺龔鼎孳身仕二朝的情景，龔鼎孳被描寫在公開場合的酒宴中如坐針氈。²⁹但在龔詩中創造的孤寂的茅屋情境裡，杜濬的居室被布

²⁶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訪于皇於雞鳴山下薄暮值雨中道遽返悵焉有作〉，《龔鼎孳詩》，頁661。

²⁷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676。

²⁸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849。又據〔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詩作於順治十三年至順治十八年（1656-1661）間。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5年），卷25，頁53。

²⁹ 此段文字原出〔清〕喻文鑒，《考田詩話》，筆者未見。亦收入黃濬，《花隨人聖盦

置成一個沒有公共輿論的空間，龔鼎孳可以只宣洩自己積壓在心中的痛苦。就像信徒進入他相信主宰於天主的教堂中告解的動作一樣，因為信徒認為自己有罪，使他強烈感到這座教堂及告解活動本身具有神聖的力量，進而有一種撫慰人心的作用。在梧竹包圍下的飢鳳軒是一個告解室，因為裡頭住著杜濬這個像是亂世守夜者般特殊的存在，龔鼎孳將內心的缺憾投射在杜濬及其居室的形象中，這種不斷提醒自己反芻罪惡感的書寫，使龔鼎孳的詩歌中有了關於杜濬，及杜濬居室的固定的意象。

龔鼎孳在〈過于皇齋中留飲〉其中寫道：「高齋梧竹影，竟日對蕭蕭。幽客看顏善，秋陰入戶遙。論詩防薄俗，進酒似清宵。此意存狂簡，匡狂坐六朝。」³⁰龔鼎孳在描寫梧竹時，時常使用「蕭蕭」一詞。蕭蕭可以是狀聲詞，形容草木搖落聲，也可以描寫蕭條、冷清、寂靜、淒清等景象。龔鼎孳〈七夕和于皇〉中寫道：「蕭蕭梧竹下，何客許班荆。過夕秋應好，看星老自驚。烏棲楊柳暗，鵲傍板橋明。惆悵金風後，庭花曲未成。」³¹而在〈真江舟中對月柬杜二于皇〉龔鼎孳也說：「臺城寒月連瓜渚，人上真州送客船。纔隔孤篷愁好夜，況逢哀雁數遙天。新詩酒罷清無敵，舊雨橋西晚倍憐。總信季鷹歸興早，草堂梧竹已淒然。」³²在龔鼎孳的詩作中，走入那梧竹包圍的飢鳳軒，就走入了情境淒冷、虛實交錯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最能展現出活力的是飲酒論詩的活動，詩作中呈現詩人試圖以極端為對比的張力：破屋與高齋；幽人與寒鴻；甚至是遺民與貳臣。正因為強調了這層對比，龔鼎孳在飢鳳軒終於得到心靈的平靜。後人對龔杜二人交往原本的設想大多是：貳臣應該無顏面對遺

摭憶》（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1943年初版]），頁2。

³⁰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219。

³¹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370。

³² 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661。

老。然而在龔鼎孳的一系列詩作中，懺悔之詞的背後，卻展現出與杜濬交往之中，癒療傷心與自我救贖的可能。徐志平〈杜濬與龔鼎孳之交遊及其心靈衝突研究〉著力呈現兩人以深摯的交情超越身份的對立，³³但龔杜二人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詩歌中一股不放過自己的執念。杜濬身為明朝遺老，保全了名節卻苦於生活困厄，為謀稻粱，終不能隱居；龔鼎孳仕於清朝想有一番作為卻無施展的空間，背負著不忠不義，更無回頭的可能。如此不盡符合「遺民」和「貳臣」生活情狀的兩人，對於不得其所同樣感嘆，碰撞在一起時，效應就如同龔鼎孳自言：「何時力疾更策杖，坐爾高齋散百憂。」³⁴杜濬的居處，即是龔鼎孳生命中的「百憂解」。透過建構杜濬的居室，龔鼎孳不但建構了杜濬的遺民形象，也重新建構了自我形象。

三、金陵之異域——杜濬與蘇武

現存杜濬的詩文中，對「飢鳳軒」的描述極少。³⁵久遊在外，杜濬對金陵居室抱持著一股疏離感，³⁶驅使他重新建構居室及居住地區為一個新的地景——金陵的異域；再將自身放置其中，成為新的蘇武形象。杜濬的居處在金陵城北，他在〈別興三十首序〉中這樣描述：

³³ 徐志平，〈杜濬與龔鼎孳之交遊及其心靈衝突研究〉，《興大中文學報》2005年第17期，頁241-259。

³⁴ 龔鼎孳，〈訪于皇於雞鳴山下薄暮值雨中道遽返悵焉有作〉，見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頁661。

³⁵ 杜濬現存古文中全無提及，僅有一首詩題作〈酬盛子山雨中涉水過飢鳳軒作〉，見《變雅堂遺集·詩集》，頁132-133。

³⁶ 杜濬在〈乙巳臘盡還南寓戲為口號〉其一寫道：「淮水凍仍綠，鍾山燒更青。一椽來復去，只是短長亭。」杜濬說這個居處，只是「短長亭」，是行人休憩或餞別的場所，遠不及「家」的意義（乙巳為康熙四年〔1665〕）。見《變雅堂遺集·詩集》，頁156。

齋在雞鳴山尾之右，所謂十廟西門者，京城近日之極遠僻處也。風沙苦惡，氣象昏昏，居然龍荒窮朔無少異。凡四方有事來白門者例不至，或為杜子至者，北走十餘里，雖嚴冬嘗流汗，氣息喘不止，入門坐未定，必首尤杜子，何乃居於是？徐徐視梁柱，欹腐有落勢，牆壁皆傾倚，如巨人欲磬折，將俯及客頂者。客色然恐其壓己也，坐不正足，跼跼欲外曳。又門外牛車彭彭，馬蹄 跋然，日落風生，杜子急起導客曰：君真可以去矣。送及門蹤影滅，他日逢人更傳語，杜子奈何居於彼？不知杜子力不能遷，且陰利客之不能至焉耳。³⁷

為什麼要住在龍荒窮朔之地？原因除了自己力不能遷、為使客人不能至其居處外，杜濬還有別的理由。在為朱尚雲³⁸（1595-1669）所作的〈山曉亭記〉裡，他這樣寫道：「夫北城金陵之異域也，吾與子居於是，何戀乎？戀鍾山之秀色耳。」杜濬並且稱讚鍾山：「蓋鍾山者氣象之極也。」「且夫鍾山之怪也，焚斫蹂躪而不改其容，惟陰晦則厄焉，厄久而通。山之愛曉而喜有今日也，與人無異。」³⁹蔣易曾在杜濬寓齋披衣眺望鍾山之景：「披衣望鍾阜，雲氣正縱橫。」⁴⁰鍾山的秀美與氣勢磅礴是杜濬選擇居處的重要因素。「夫北城金陵之異域」值得思考，異域一詞可以指向許多意義層次，可以指他鄉、外地、外國、被敵方占領的土地等等。但總括這些詞語，它們都指向缺乏認同和歸屬的空間。離開家鄉、明朝滅亡之後，原本想要回

³⁷ 〔清〕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頁142。

³⁸ 朱尚雲，字槐生，五十歲後別號羽南。見杜濬，〈羽南先生墓誌銘〉，《變雅堂遺集·文集》，頁64。

³⁹ 〔清〕杜濬，《變雅堂遺集·文集》，頁73-74。

⁴⁰ 〔清〕蔣易，字前民，生卒年不詳，為杜濬好友。〈春雪宿于皇飢鳳軒〉，收入《蔣前民江二如詩合鈔》，葉1b-2a，現藏上海圖書館古籍室，本詩在國學萃編社排印本中無。

歸的主體／場域，變得空洞／失落了。思念的活動必須要有所指向性、一個思念的標的物。標的物的陌生（家鄉黃岡）或者消失（明朝），導致二種效應：一是通過內心意念的建構而再現；另一則是以「消失」作為一個思念的關鍵詞，即想念「想念之物的消失」。⁴¹如果杜濬在漂泊之前來自一個出發的原點，那麼這個原點已然陌生化、並且消失。在無可回到原點的狀態下，思念變成一種追尋，而且不會停止。在追尋的過程中，杜濬以詩歌進行雙向、雙重的建構：將自己身處的環境異域化；再將自我形象與著名的歷史人物連繫起來。當杜濬認為自己身處異域，轉徙漂泊受到亡國傷感的催化。金陵——過去繁華的文化中心地帶成為新朝的邊緣地帶。當杜濬說出了「北城金陵之異域」，放逐感已經隱含在內，這種描寫方式既新穎，又能充分標誌杜濬的特殊性；自比蘇武的意象，則是杜濬將之作為詩歌及志節兩方面的典範。陌生與熟悉，是杜濬找尋到的，自處與自比的最佳狀態。

杜濬在〈戊申正月十七日逢初度雪中子婿小酌桐初後至同用花字〉中寫道：

賤老成風俗，驚心攬鬢華。春城燈未遠，鄰舍酒還賒。

已禿丁年節，空飛北海花。自慚非樂令，洗馬到貧家。⁴²

戊申為康熙七年（1668），杜濬五十八歲。這一年的生日杜濬與子婿輩們一同飲酒賦詩，規定要用花字做韻腳。杜濬使用花字的詩句是「已禿丁年節，空飛北海花。」杜濬詩句中的「節」

⁴¹ 這個想法受到王德威遺民論述的啟發。「想念『想念之物的消失』」一詞意指杜濬現存詩作中，並無對楚鄂家鄉的題詠；亦無對亡明故國的描寫，杜濬詩文中只重覆一種說話方式：「歸不得。」不說要回去哪裡，只說回不去。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台北：麥田，2007年），頁45。

⁴² 〔清〕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頁131。

字，指向蘇武持漢節牧羊的意象。「丁年節」更是杜濬一邊自嘲，一邊強調自己的入清不仕；北海是蘇武被放逐之地，「空」字在引申義上可以理解為天空、空中，但在此五言律詩第三聯中，它應理解為副詞，修飾動詞「飛」。雪花就這樣不停的飛揚，杜濬彷彿是佇立北海邊的蘇武，持著已然光禿的節杖，對世界、對生命無能為力。

正史記載的蘇武故事中，有一個橋段值得一提。《漢書·李廣蘇建列傳》記載，漢昭帝即位後與匈奴和談，準備和親。漢朝方面請匈奴發還蘇武，然匈奴卻詐稱蘇武已死。後來漢朝使者又出使匈奴，並告訴在匈奴的漢朝使者，請語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結果「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李白（701-762）〈蘇武〉詩便運用了此一典故：「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⁴³雁在漢朝找尋被流放的蘇武時，被賦予了關鍵性、神異的作用。在史傳及詩歌中，漢天子與蘇武的關係是相互需要的，雁是漢天子與蘇武互相找尋的媒介。雁足上所繫的帛書，正是一個精神不死的象徵。杜濬建構了自身與蘇武牧羊的形象的聯繫，然而在杜濬的詩歌中又多了一層時代意義，在「空飛北海花」這樣的詩句中，我們不禁要問：誰需要新的蘇武？杜濬，或者其他同時代的人們也許知道，和天子無關，需要蘇武的只是他們自己。杜濬建構的蘇武意象，充滿了追尋、悼亡與嚮往，其實只是一種蒼涼的姿態。一個不被天子需要的蘇武，在杜濬的詩歌中只能自嘲與呢喃。蔣易〈雪後喜茶村至〉寫出了這種惆悵：「荒村三日雪，凍合一雙扉。只有西山餓，曾無北

⁴³ 〔唐〕李白著，朱金城、瞿蛻園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1980年），頁1296-1297。

海歸。衝泥來野老，開徑得晴暉。惆悵經年別，相逢詠式微。」⁴⁴蔣易自嘲，他和杜濬這樣「義不仕清」的兩人，最終也只是像伯夷、叔齊那樣，做兩個西山餓夫；要想如同蘇武那樣光榮歸漢，是不可能的。最後，兩人也只能感嘆：「胡不歸」。

杜濬在詩文中以蘇武形象自我建構，然而此意象的有效性卻有所侷限。蘇武儘管被放逐到天涯海角，至始至終，都擁有一個合法的身份——漢朝的使者。在史傳記載中的蘇武，更是漢朝不曾放棄召回，堅毅不屈的精神象徵。蔣易的詩句，正寫出這樣的無奈。「曾無北海歸」，這裡的「歸」字可以理解為，以蘇武持漢節牧羊的境界作為歸宿；或者再引申其義，蘇武最後是回歸漢朝的，然而蔣易和杜濬有什麼呢？只有窮餓以死，沒有歸宿。原因何在？王德威說：「遺民意識是種事過境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它的意義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已經消失的邊緣上。」⁴⁵由明入清以後，杜濬認同的國家主體面臨瓦解，對於杜濬來說，這是一次被動的主體性及合法性之消失；而在甲申國變的同年（1644），杜濬再一次主動放棄：「予年三十四自廢棄兩貢一官。」⁴⁶這個明志的舉動，是杜濬展現主體性的作為，卻也讓他建構的蘇武形象產生一種尷尬。若蘇武的原型同時擁有主體性與合法性，那麼杜濬的蘇武形象則缺少了合法性，也缺少了回歸合法性的可能。杜濬在詩歌中昭示著蒼涼的蘇武，及自身的殘破，這種殘破使得杜濬的詩意形象更為強烈，從而能使第三者視之為亂世的守夜者。對杜濬本身來說，他內心追尋終點或原點已然失落，成為一個無可如

⁴⁴ [清]蔣易，《石閭集》，收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晨風閣叢書·甲集》第十五函《國學萃編》，葉11a。

⁴⁵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頁34。

⁴⁶ [清]杜濬，《仲春肯匡再往草堂小酌承示佳篇依韻二首》其一自注，見《變雅堂遺集·詩集》，頁131。

何的焦慮，而永遠處在一個進行式的狀態。遺民的「遺」字在杜濬身上更加表現出「棄」的意涵，二次科舉失利是被動的遺棄，自廢兩貢一官是主動的放棄，這是一種「不才明主棄」式的尷尬，造成了杜濬認同自我生命的困境。杜濬在〈懷山堂論詩〉其一寫道：

吾徒絕口塵中事，相聚焉能不及詩。

敢慕匡衡能結主，惟知蘇武是吾師。⁴⁷

白衣化狗雲飛疾，碧落書人雁過遲。

景物滿前皆作者，等閒收拾復何疑。⁴⁸

杜濬感嘆自己無法像匡衡那樣，雖經九次科舉落榜，仍能受漢元帝賞識而位極人臣；杜濬只以生死未卜、歸期遙遙的蘇武為師。王安石（1021-1086）〈飛雁〉詩中寫道：「飛雁冥冥時下泊，稻梁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但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親亦可憐。」⁴⁹王安石以理性的思索告訴讀者：蘇武與張騫為匈奴所拘，而能持漢節不屈，最後萬里生還，僅止是歷史的偶然；不論明朝的覆滅是否為歷史的必然，杜濬追尋蘇武或張騫的形象作為徒義⁵⁰的對象，結果都終將失落。杜濬的遺民意識正是表

⁴⁷ 此句乃化用杜甫：「李陵蘇武是吾師」句，指在作詩方面以蘇李為模範。〔清〕龔鼎孳亦在〈故人王子雲不相見者十七年忽握手于匡江之澍是夕遂別悽然不成寐寄懷六章〉其二中寫：「江山留一老，蘇李是吾師。」見《龔鼎孳詩》，頁363。龔鼎孳意指作詩以蘇李為師，然在杜濬此詩聯中，單以蘇武與匡衡對舉，我們不能忽略其中對於政治追求的暗示。杜濬以蘇武為詩歌創作及志節忠義全方位的楷模。

⁴⁸ 〔清〕杜濬，《變雅堂遺集·詩集》，頁152。

⁴⁹ 〔宋〕王安石，〈飛雁〉，《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1993年），頁779。

⁵⁰ 語出《論語·顏淵》：「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漢代包咸解釋「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龔鵬程更進一步將「徙義」引伸為士人遠游求道、徙義歸仁的具體行為。後代文人解釋杜濬何以定居金陵不回家鄉，也時常借用這個觀念，見龔鵬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2001年），頁66。

現在此：在追尋的困境下，仍然走向蘇武式的道路。

四、重生的鳳凰——飢鳳軒裡的杜濬

自從黃岡地方於道光十七年（1837）為杜濬立祀後，為杜濬故居題詩的文人漸多。最早的是和立祀活動同時，劉鴻庚⁵¹作〈黃人士祠杜茶村先生於其舊居飢鳳軒賦此紀事〉。其後有程之楨⁵²〈訪杜于皇先生故居〉、王一煌〈題杜茶村故里〉、殷雯〈弔茶村故里〉等。在《黃岡二處士集》附錄二中更載有王懋官（1847-1917）、畢自芬、陳慶萱（1651-？）、帥培寅、李林滋、周錦森等人集體以〈詠杜于皇飢鳳軒〉為題的詩作：

飢鳳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逐羣雞，刺局爭一餐。
高舉青冥外，往還浮雲端。翹首望不及，凭軒起長歎。

王懋官〈詠杜于皇飢鳳軒〉

鳳兮生不辰，孤飛江南北。朝棲失梧桐，夜啄鮮竹實。
故國多青山，榛莽不可息。遺詩重貞珉，千金購不得。
茶村有故里，騷人快游陟。賢哉楊郡侯，築軒榜村側。
鳳去軒猶存，淋漓搨遺墨。

畢自芬〈詠杜于皇飢鳳軒〉

詩骨埋鍾阜，書聲聽蔣山。白下老游客，黃州仍故關。
中原鹿已失，鼎湖龍不還。忍飢時一鳴，孤鳳在人間。

⁵¹ 〔清〕劉鴻庚，字西垣。生年不詳，道光元年（1821）舉人，官湖北漢陽知縣，太平天國亂時殉難。

⁵² 〔清〕程之楨，字維周。咸豐元年（1851）舉人，同治四年（1865）任湖北黃岡教諭。據沈用增〈程維周先生墓表〉：「居黃七年，壬申春三月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三。」知其生卒年應為 1820-1872。見〔清〕程之楨，《維周詩鈔》（同治壬申仲秋确園開雕）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古籍線裝書，卷首。

哀怨譜離騷，變雅不可刪。舊軒圯復構，高翮入煙寰。

陳慶萱〈詠杜于皇飢鳳軒〉

俗人長苦飽，志士長苦餓。蕭然梅花村，苦吟僧一箇。
九苞斑雲飛，文采照帝座。鼎湖龍上天，造物都顛簸。
紫綬並金章，痴想景運佐。黃岡老布衣，日伴寒梅坐。
兀兀鬱孤懷，奇氣落咳唾。薇蕨不充腸，肯將俠骨挫。
鍾阜好青山，長共高人臥。至今鳳凰墩，百鳥不敢過。

帥培寅〈詠杜于皇飢鳳軒〉

詩人例窮阨，茶村乃過之。暮年棲白下，三旬僅九炊。
身死不得葬，少子遠流離。賴有滄洲翁，營壙青山陂。
鄉人重高義，故宅葺為祠。規模仍狹隘，棟宇防傾欹。
承祀更無人，阿誰具明粢。生亦常苦飢，沒亦常苦飢。
憑軒重太息，鳳德今何衰。少陵舊茅屋，屢被秋風吹。
至今浣花宴，盛集上巳時。願言告士友，置產盈十畦。
以供修除費，以備奠醑資。報恩縱無人，諒有梅花知。

李林滋〈詠杜于皇飢鳳軒〉

霜風摧竹實，雨雪凋梧枝。鳳兮千仞上，嗟爾來何遲。
黃虞日以遠，毛羽日以蹇。東南蔓榛棘，鳴聲變悽惋。
阿閣萬里深，飛飛求故林。至今鳳棲處，百鳥多清音。⁵³

周錦森〈詠杜于皇飢鳳軒〉

六人的詩作皆為五言，但篇幅不盡相同。詩題集中歌詠杜濬「飢鳳軒」，詩中最顯著的即是鳳凰的意象。鳳凰，傳說中的神鳥，象徵皇權、仁義禮智信五種倫理；鳳色赤、五行屬火，是南方七宿朱鳥之象，還有什麼能比它更適合象徵明遺民？細察「飢

⁵³ 此系列詩作原載於〔清〕周錫恩（1852-1900）輯，《黃州課士錄》，因筆者未見，仍引用〔清〕杜濬、汪國霖同撰，汪燊編，《黃岡二處士集》（現藏國家圖書館善本室、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古籍室。民國二十四年〔1935〕刻本），附錄二，葉7a-8a。

鳳軒」三字，「飢」描述杜濬的生命狀態，進而指向中國文化中高隱之士的德行；「鳳」是杜濬自比，原本僅用以自誌身份，後代用以推崇杜濬明遺民的地位；「軒」指以敞朗為特點的建築物，呈現出開放性。三個字組成的居室名，在在強調著杜濬身為中心價值的重要性——飢鳳軒必須連繫著杜濬的人格一起說才產生意義。六首詩作中對杜濬的想像，起點仍為杜濬的居室：「凭軒起長歎」、「鳳去軒猶存」、「舊軒圯復構」甚至「憑軒重太息，鳳德今何衰。」這六人也組成想像的共同体，強調軒的存在（居室和祠堂空間的混淆，在立祀初始就是召喚杜濬魂回家鄉的積極操作），和一個時代、一種人物的消失。

鳳凰意象的複雜之處，如同漢代李陵詩中所寫的：「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⁵⁴由於杜濬的缺席，黃岡家鄉對於不可見的有德之人，至為推崇。在上面引述的這六首詩作中，我們已經看不出「杜濬作為一個詩意的意象」能夠召喚出任何作詩者的各自表述，或詩歌意象與情緒的反饋；這六首詩作歌詠的是「明遺民杜濬」，以鳳凰意象作為比喻手法。後代人描述明遺民杜濬，和描述鳳凰一樣：經過歷史的剪裁，描述變成重點式的片斷；又因為時空阻隔的不可見，故有重新建構的可能。傳說鳳凰能在烈火中重生，每一次新生都能獲得超越以往的力量。杜濬即以飢鳳之姿，納入明遺民的分類系統，浴火重生於詩歌意象之中。

五、結語

從明末清初直至清末民初，文人對「杜濬的居室」這個主題的吟詠，嚴格來說是各有偏離的。如龔鼎孳〈清和一日過杜

⁵⁴ 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台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頁77。

于皇寓值雨，同冒辟疆、趙友沂、顧與治、紀伯紫、黃心甫、吳園次用王龍標宿陶大公館韻〉及其和作，吟詠的並不是杜濬的「飢鳳軒」，只是杜濬的臨時住處；龔鼎孳其他「飢鳳軒」詩作裡，一方面將杜濬的住處建構成隱士的茅屋，抬高杜濬的遺民地位；另一方面亦重新自我建構，平緩罪責感與心創；晚清文人集體歌詠「杜于皇飢鳳軒」，歌詠的實為杜濬的祠堂，詩歌意象更著重於符合明遺民的高潔德行。真正的杜濬，或杜濬詩歌的實際內容，隨著時間，在文本中漸漸淡出；而神聖化的杜濬、代表道德價值的鳳凰意象卻愈來愈強。杜濬浴火重生的說法，和顧頡剛「歷史層累造成說」實有同工之妙。杜濬時常用以自比的意象是鴻雁，以鳳凰比喻的說法在杜濬同時代還不多見。杜濬身後，鳳凰意象壓倒性的遍布於後人詩文中，雁實可以作為「鳳凰的前身」；而後人詩文中連繫「明遺民」的分類與「鳳凰意象」，舉隅式的評價，亦是歷時積譽而成。

朱光岳⁵⁵〈寄懷杜茶村先生〉：「七十杜陵叟，高吟白下秋。奇文歸變雅，作客罷依劉。典盡滄桑後，樽開木末愁。百年推掌故，江左此清流。」鄧漢儀（1617-1689）評：「每見今人盛為推許，誇大可厭，此能字字的確。茶村固曰，此吾知己語。」⁵⁶鄧漢儀是杜濬好友，亦是《詩觀》編選者。評語反映了時人贈詩推許杜濬、且誇大其辭的現象。這首詩可說是杜濬本人認同的評價，鄧漢儀說它：「能字字的確。」詩中稱讚杜濬作文以變雅為依歸、不依附權勢；最末聯「百年推掌故，江左此清流。」掌故是漢代掌管禮樂制度故實之官，意指杜濬身為傳統文化的保存者；「江左清流」的說法，在眾多贈予杜濬詩中給人清新之感。不同流合汙，是最強調杜濬為特殊存在的口吻。

⁵⁵ 〔清〕朱光岳，字魯詹，號藥圃。

⁵⁶ 詩見〔清〕鄧漢儀，《詩觀三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3冊，頁97。

杜濬詩歌意象中所展現的遺民意識，與旁人描寫杜濬為遺民的意象產生了偏離與隙縫。這個隙縫，能給予我們一絲光亮，照亮許多晦闇未明之處。「杜濬以入清不仕的政治選擇進入明遺民的歷史分類」，這一句話，其實是湖廣地方人士及後代文人努力數百年的成果。本文僅僅想從另一個角度，展現杜濬自身與其他人在詩歌意象中，透過早期的相互建構，到晚期的單向建構，杜濬成為明遺民的過程。

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想像杜濬的文人、湖北黃岡的人、甚至杜濬本人，都藉由「飢鳳軒」，爭取到了發言「空間」。杜濬成為了明遺民。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丁福保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台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

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李白著，朱金城、瞿蛻園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杜濬，《變雅堂遺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9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光緒二十年（1894）黃岡沈氏刻本景印。

杜濬、汪國灝同撰，汪榮編，《黃岡二處士集》，台灣國家圖書館善本室，民國二十四年（1935）黃岡汪氏排印本，文集八卷，詩集十卷，補遺二卷，附錄二卷，十冊。

冒襄輯，《同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5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據清康熙冒氏水繪庵刻本景印。

冒襄，《巢民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清康熙刻本景印。

程之楨，《維周詩鈔》，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同治壬申仲秋确園開雕）。

黃傳祖輯，《扶輪集》，上海圖書館古籍室，清順治年間刻本。

蔣易，《蔣前民江二如詩合鈔》，上海圖書館古籍室，民國抄本。

蔣易，《石間集》，收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晨風閣叢書·甲集》，第十五函《國學萃編》。

鄧漢儀輯，《詩觀》，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據清康熙慎墨堂刻本景印。

龔鼎孳著、陳敏杰點校，《龔鼎孳詩》，收入鍾振振主編，《清名家詩叢刊初集》，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二、現代文獻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年。

徐志平，〈杜濬與龔鼎孳之交遊及其心靈衝突研究〉，《興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5年6月，頁241-259。

梅爾清著、朱春修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1943年初版）。

龔鵬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Lawrence C. H. Yim, *Qian Qianyi's Theory of Shish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05。

Becoming a Ming Loyalist: the Case of Du Jun

Hsu Ruo Mei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age of the poet Du Jun (1611–1687) as a Ming loyalist was an outgrowth of constructiveness. Du Jun's image evolved with time; Du himsel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writers all took part in shaping it. For Du Jun's contemporaries, Du was a man of integrity and tenacity, a conspicuous example of hermit-spiritedness. In later ages, Du Jun eventually became a symbol of Ming loyalism for his refusing to serve the Qing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Ming. This paper conducts close readings of a 1650 poem by Gong Dingzi and matching ones to his by a group of fellow poets. These poems wrote about Du Jun and betrayed the poets' identification with Du.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 cluster of images of Du Jun from these poems became a site for imagination and contemplation for later writers, and that Du emerged from these images as a Ming loyalist. The gradual perfection of Du Jun as a Ming loyalist reflected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the Hu-Guang intellectuals in fostering a local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Du Jun 、 Ming loyalist 、 self-image 、 constructiveness